

航海故事

（波） 照遠鏡科編者 著

海洋出版社

译 序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斯塔纽科维奇(1843—1903)是以创作海洋题材作品见长而驰誉文坛的俄国著名作家。提起斯塔纽科维奇的名字，总使人联想到烟波浩渺的大洋、绿叶婆娑的非洲海岸、印度洋上神秘莫测的岛屿以及形形色色的军舰和沙俄海军官兵。作家曾参加过为期三年的环球航行，到过日本、中国、英国、德国、美国以及印度支那等地，目睹了殖民主义者的残暴行为和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同时，他也受到了大自然的陶冶，领略了大海的雄伟和严峻，更主要的是进一步了解了在这独特的大自然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俄国水兵的优秀品质。他不仅亲眼看到了水兵们那种囚犯似的生活，而且也看到了贵族军官们的专横跋扈和残酷无情。这一切都加深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仇恨。他的这些亲身体会和见闻，在他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航海故事》中得到了艺术再现。

斯塔纽科维奇1843年3月18日生于塞瓦斯托波尔。他出身贵族，其父为海军上将，外祖父米奇科夫家也是俄国海军史上的名门望族。他父亲一向独断专行，作家从童年时起就对父亲的强横霸道有反感，逐渐产生一种疾恶如仇的心理。

他幼年的家庭教师杰布对未来的作家有很大影响。杰布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判刑，到塞瓦斯托波尔服兵役。他教育未来的作家要当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要养成做事认真、仁厚待

人的习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杰布上了前线，学业因此中断。这段轶事在《保姆》中有所反映。

斯塔纽科维奇的父亲希望子继父业，所以把十四岁的儿子送进海军学校学习。在学校里斯塔纽科维奇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名家的大量作品以及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章，这对他树立进步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亲身参加解放运动，斯塔纽科维奇渴望到当时俄国先进思想的大本营莫斯科大学求学。但专横的父亲不仅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反而在1860年把他送去参加环球航行。

受当时民主思潮的影响，斯塔纽科维奇在航行归来后毅然和贵族家庭决裂，放弃宦途，走上了自食其力、艰苦奋斗的文学创作道路。他当过农村教师，为一些报纸杂志撰写过文章。他还在铁路、轮船公司当差谋生过。1872年起为进步杂志《行动》撰稿，1881至1884年参加编辑工作，后来成了杂志的发行人。

斯塔纽科维奇从6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873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没有出路》。这个时期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我们的道德》（1879）、《浊流》（1878—1879）、《两兄弟》（1880）、《旋涡》（1881）等。这些作品描写进步青年的遭遇，揭露资产阶级、地主、官僚的腐败和罪恶。

作家70年代与革命民粹派接近，1884年因为与流亡国外的民粹派有联系被捕入狱，后流放西伯利亚（1885—1888）。在流放中他着手创作航海故事。流放结束后继续创作海洋题材作品，主要有：长篇《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中篇《严厉的

海军上将》、《水兵之妻》、《塞瓦斯托波尔一少年》、短篇小说集《航海故事》等。

作家晚年贫病交迫，生活悲惨。1902年他到意大利拿不勒斯就医，但病情恶化，双目失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通过口授坚持创作。1903年5月10日作家与世长辞。遗体葬于拿不勒斯。

斯塔纽科维奇的作品有很强的时代感，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俄国文学中的民主倾向，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作者以朴实无华的笔触塑造了许多性格各异的水兵形象，他们不是漂泊异乡、浪漫主义色彩十足的海员，而是身穿水兵服的农民，正是这些普通老百姓构成了俄国海军的中坚力量。同时，作家也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军官的丑恶嘴脸，真实地描绘了沙皇专制制度下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航海故事》曾于1901年荣获普希金奖金。本书根据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译者

1985年7月

目 录

“有人落水了!”	(1)
惊心动魄的一天	(26)
秃尾巴狗	(56)
保姆	(81)
基里雷奇	(156)
潜逃	(183)
马克西姆卡	(208)
瓦西卡	(243)
小水兵	(269)
在“海鸥”号上	(281)
“亡命徒”	(303)
检阅	(327)
狼	(353)
同学	(382)
晨	(423)
好心人	(452)

“有人落水了！”

1

日间的暑热渐渐消退。夕阳慢慢朝地平线落下去。

我们的三桅快船张满帆，乘轻柔的信风，以每小时7海里左右的速度，静悄悄地在大西洋上滑行。四周一片空旷：地平线上既无船帆，亦无青烟。极目四望，全是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镶嵌在晶莹透明、万里无云的碧空中。海面上微波起伏，发出神秘低沉的轰轰声。空气温和、清新，大洋上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海水味。

四周一片空旷。

偶尔一只跃出水面的小鱼被阳光一照，鱼鳞象金子般闪闪发亮，白色的信天翁在高空飞翔，一只小海燕匆匆掠过水面，向远方的非洲海岸急速飞去，偶尔还可以听到鲸鱼喷水的声音，此外周围就再也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了。海洋和天空，天空和海洋——二者都是如此恬静、温柔、笑容可掬。

“阁下，是不是让歌手们唱唱歌？”值班军士走到懒洋洋地在桥楼上踱方步的军官面前请示说。

军官点头表示同意，不大会儿和谐悦耳的民歌响彻海面，歌声粗犷而忧伤。

白天酷热难当，现在总算凉爽起来，水兵们高兴地聚集

在前甲板上，倾听围在大炮旁的歌手们唱歌。这些歌迷，特别是老水兵，紧紧围住歌手侧耳细听，一张张久经风霜、肤色黝黑的脸膛上流露出无言的喜悦。宽肩驼背的拉夫连基依奇老头是船上的“老把式”，一双手青筋嶙嶙，沾满油垢，有一只手上还缺个指头，是很久以前被张帆索勒掉的，两条腿结实有力，稍微有点儿往外撇。这是个嗜酒如命的醉鬼，每次从岸上被人拖回来时，都是人事不省、头破血流（他专爱跟外国水兵找岔儿打架，说他们“根本不会喝酒，光装腔作势”，往白酒里对水，他喝的酒可什么也不掺）。就是这个拉夫连基依奇听得出神，象呆了似的。他脸上皱纹累累，长着一个李子般的紫红鼻子，胡子硬得象鬃毛，平时总是气囊囊的，好象憋了一肚子怨气马上就要破口骂人，此时脸上却露出凝神沉思的表情。有一些水兵低声随唱，其他水兵三五成群坐在甲板上悄悄谈话，不时用微笑或叫好来表示赞赏。

我们这些歌手唱得确实不错！参加合唱的人都很年轻，嗓音洪亮、清脆，唱得非常出色。引人入胜的是伴唱的舒吉科夫那柔和动听的男高音。他的嗓音优美动听、真挚热情、令人陶醉。

“真迷人，鬼东西，”水兵们称赞他说。

歌儿一个接一个地唱下去，使水兵们在这阳光明媚的热带地方想起远方的祖国：祖国的冰雪和严寒，田野和森林，还有那昏暗的茅屋以及他们熟悉的屋中的苦难和贫穷。

“小伙子们，来个舞曲吧！”

合唱队骤然一转唱起欢快的舞曲。舒吉科夫的男高音引吭高歌，一下子变得豪放而欢快，听众脸上不由得露出微笑，即使那些老成持重的水兵也和着曲子手舞足蹈起来。

身材瘦小、机灵活泼的水兵马卡尔卡早已跃跃欲试，他按捺不住，随着奔放的歌声跳起特烈帕克舞，全场观众乐不可支。

最后，歌舞结束了。当舒吉科夫这个身材匀称瘦削，皮肤黝黑的水兵离开人群，到木桶旁去抽烟的时候，大家都对他连声称赞。

“你唱的真不错，太好了，他妈的！”拉夫连基依奇激动地晃着脑袋，嘴里不干不净地夸奖说。

“他要能学习学习就好了，要是能识谱都可以唱歌剧！”世袭兵出身的年轻文书布戈夫金满有把握地插嘴说，他一向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借此卖弄自己。

拉夫连基依奇平素最讨厌、最看不起“当官的”^①，认为这些人在船上毫无用处，因此一有机会便打断他们的话，把这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此时他脸色一沉，气乎乎地朝那淡黄头发、身体肥胖、长得挺俊俏的小文书扫了一眼，说道：

“你就是我们的歌剧！养的肚子老大，这么着歌剧就出来啦……”

水兵中间发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您知道什么是歌剧？”小文书不好意思地说……“唉，不学无术！”他低声嘟囔一句，悄悄躲开了。

“瞧这有学问的小姐！”拉夫连基依奇鄙夷地朝他身后说，而且按老习惯粗鲁地骂了一句，但已是面有愠色了……

“我说的不错，”他停了会儿，对舒吉科夫说道：“你

^① 水兵们把所有非战列人员都称做“当官的”，如：文书、医士、司务长、大副等。——作者注

唱的好极啦，叶戈尔卡①……”

“那还用说。他是咱们的多面手。一句话……叶戈尔卡真行！……”另一个人说。

舒吉科夫对大家的称赞只是一笑置之，红润的嘴唇里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他那满意的微笑象孩子的一样坦然而明快，浮泛在年轻英俊、和蔼可亲的黑脸膛上，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象小狗的一样温柔而亲切，他那匀称瘦削的身躯长得壮实、矫健、手脚灵活，然而却仍然保留着农民特有的那种憨厚气质，——他身上所有的一切，就象他那奇妙的嗓子一样，一见面就有种吸引力，使人对他产生好感。舒吉科夫是大家的宠儿。大家都喜欢他，他也喜欢大家。

他有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性格，碰到这样的人，心胸自然变得开阔愉快起来。这样的人生来就是乐天知命的哲学家。船上经常可听到他那欢快热诚的笑声。有时候他给大家讲点什么，首先津津有味地纵声笑起来。大家看他这样子，也不禁都乐了，尽管他讲的故事有时并不怎么可笑。

不论是磨滑轮，还是刮舢板上的油漆，或是背着风站在桅楼上值夜班，舒吉科夫总是低声哼着歌曲，笑咪咪的，这使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人不知怎的都感到高兴、惬意。人们很少看到舒吉科夫生气或犯愁。即使别人都灰心丧气了，他仍然欢天喜地，所以在这种时刻，舒吉科夫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记得有一次我们遇上了风暴。狂风怒吼，四周巨浪掀天，我们的三桅快船张起风暴时专用的船帆，象一小块木片，被

① 舒吉科夫的爱称。

汹涌波涛抛来抛去，白色的浪峰似乎要把这艘小破船吞噬掉。船身连连颤动，每一个部位都凄然哀鸣，这悲伤的呻吟和缆索间的呼啸风声融成一片。连久经风浪的老水兵都沮丧地一声不吱，不时用探寻的目光瞅一下桥楼。那里，舰长那裹在雨衣里的高大身影好象长在栏杆上一样，警惕地注视着气势凶猛的暴风雨。

这时舒吉科夫却一手抓住缆索免得掉下船去，用些闲言闲语跟一些青年水兵逗乐儿。这些青年水兵吓得面如土色，紧紧靠着桅杆。他却泰然自若地在“聊闲天”，讲一个有趣的农村故事，每当海浪的飞沫溅到他脸上的时候，他却笑得非常开心，他那沉着镇定的情绪不由得感染了别人，使年轻水兵们克服一切恐惧心理，振作起来。

“真见鬼，你是在哪儿练的这付好嗓子？”拉夫连基依奇抽着烟斗又开口说道……“过去在我们‘科斯坚金’号船上也有个小水手会唱歌，说实话，这小子唱的不错……可是总比不上你这么带劲。”

“这是我放羊的时候自己学的。平常羊群在树林里吃草，我就躺在白桦树底下唱歌……所以村子里的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唱歌的放羊娃！”舒吉科夫微笑着说。

大家不知为什么也对他报以微笑，另外，拉夫连基依奇还在他背上拍了拍表示特别亲热，并且用最温和的、也只有他那沙哑嗓门才能发得出的语调冲口骂了一句。

2

这时，身体结实的老水兵伊格纳托夫跑上甲板，急急忙

忙推开人群钻了进来。

他脸色苍白，神情慌张，圆脑袋，头发很短，没戴帽子，气得结结巴巴地对大家说，有人把他的金币偷走了。

“二十个法朗！二十个法朗，弟兄们！”他反复强调着钱数，抱怨说。

这个消息使大家怅然不安。这种事过去船上很少发生。

老头们皱起了眉头。年轻水兵们则很不满意，因为伊格纳托夫突然破坏了愉快的情绪，他们是好奇心更胜于同情心，听他急急忙忙讲述失盗情况。他气喘吁吁，使劲摇晃着一双干干净净的手说：今天吃完午饭，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去看过自己那个小箱子，老天保佑，那时候一切都还完整无缺，放的好好的，可是刚才他本想去拿靴子，可弟兄们，锁给拧坏了……二十个法朗没了……

“这是怎么搞的？偷到自己哥儿们头上啦？”伊格纳托夫说完，用迷惘的目光朝大家扫了一眼。

他面孔光润，胖胖的，刮得干干净净，一脸大雀斑，眼睛不大，圆圆的，鹰钩鼻子。平时脸上总显出一种沉着矜持、老成持重的神气，说明这个人并不愚蠢，自视甚高。此刻，一个丧失了全部家当的守财奴的绝望表情使他那张脸变得十分难看。下巴颏儿直打哆嗦，一双眼睛睁得滴溜儿圆，茫然若失地在人们脸上乱转。显然这次失盗把他弄得六神无主，暴露出他那吝啬的富农天性。

难怪伊格纳托夫是个视财如命的吝啬鬼，有些水兵还尊敬地称他为“谢苗内奇”^①哩。

^① 谢苗内奇是伊格纳托夫的父亲，按照俄国人的习惯称某人的父称是尊敬的表示。

这次环球航行是他自愿报名参加的，把做商贩的老婆和两个孩子留在喀琅施塔得，唯一的目的是想在航行中攒钱，等退伍以后在喀琅施塔得做个小生意。他生活极其节俭，不喝酒，上岸也不花钱。就是攒钱，一个劲地攒钱，一分一分地积攒。他知道什么地方兑换金币和银币能占便宜，而且还偷偷地把小额钱款借给几个可靠的人，从中拿利息。总之，伊格纳托夫是个巧于钻营的人，他认为把香烟或某些日本和中国的东西带回祖国出售是做好事。过去每逢夏季在芬兰湾航行时，他就干这营生：在列维尔买毛毡，在赫尔辛基买香烟，带回喀琅施塔得高价出售。

伊格纳托夫是个舵手，工作认真，和所有的人都想尽量搞好关系，和司务长、大副特别要好。他有文化，自己有钱，而且对一个水兵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这件事他从不对任何人讲。

“这准是普罗什卡那混蛋干的，除他没有别人！”伊格纳托夫怒气冲冲，激动地继续说：“我去看箱子的时候，他就在甲板上转游……弟兄们，现在该怎么收拾这个混蛋？”他这话主要是对那些老水兵问的，好象想得到他们的支持。

“难道我的钱就这样丢了？要知道我这是血汗钱……弟兄们，你们都清楚，水兵的钱是怎么挣的……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酒也不喝……”他低声下气地诉屈说。

尽管除了普罗什卡“在甲板上转游”这点之外别无其他罪证，但是丢钱的人和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认定钱就是普罗什卡偷的，因为他在水兵中进行小偷小摸的事已不止一次，没有一个人出来替他辩解。相反，许多气愤已极的水兵都责骂这个被怀疑的小偷。

“这个坏蛋……光给咱们水兵丢脸……”拉夫连基依奇生气地说。

“是啊，咱们这里有这么个狗杂种……”

“这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记住，这个不走正道的无赖！”

“那怎么办呢？”伊格纳托夫接着说。“怎么收拾普罗什卡？他要是不乖乖地把钱交出来，我要向副舰长报告。让他们照章办事。”

但伊格纳托夫出的这个主意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前甲板上有其独特的不成文的规矩，老水兵就象古代的祭司一样，是这一规矩的一丝不苟的捍卫者。

拉夫连基依奇首先极力反对说：

“这么说你是要向上面汇报喽？”他轻蔑地拖着长声说，“去告状？看来，你是吓得忘了咱们水兵的规矩了？唉，你们这些……人！”拉夫连基依奇为了缓和一下语气，用“人”这个字代替了他惯用的粗话。“亏你想得出，还算是个水兵呢！”他不太友好地瞥了一眼伊格纳托夫。

“你们说怎么办？”

“依我们看，还是照老办法。你把这个狗娘养的普罗什卡狠揍一顿，让他记住，再把钱要回来。这就是我们的办法。”

“他这个混蛋挨的打还少啊！要是他不把钱拿出来呢？那么钱就白丢了？这是什么道理？最好还是按章办事，审讯这个小偷……这种狗东西不值得可怜，弟兄们。”

“你可真是视财如命，伊格纳托夫……普罗什卡大概没把你偷光吧……还剩下一点儿吧？”拉夫连基依奇讥讽地说。

“你数过怎么的！”

“数倒是没数，不过告状可不是咱们水兵干的。不行！”

拉夫连基依奇很有权威地说：“伙计们，我说的对不对？”

几乎所有的“伙计们”都说告状不行，伊格纳托夫因此很不高兴。

“现在你去把普罗什卡找来！当着大家问问他！”拉夫连基依奇这样决定说。

伊格纳托夫虽然又气又恼，但不得不听从大伙的决定去找普罗什卡。

水兵们等着，把圈子围的更紧了。

3

普罗霍尔·日金，或者照大家那样轻蔑地称他为普罗什卡，是船上最差劲的一个水兵。当水兵之前，他原是一个农奴。一贯胆小如鼠，连上桅楼都害怕，只是怕受鞭刑才硬着头皮上去。好吃懒做，不爱干活，另外手还不老实，所以航行一开始他就被大家瞧不起。谁都可以欺侮他，水手长和军士见着他经常有事无事地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同时还说：

“呸，懒鬼！”他呢，从来也不反抗，象个受虐待的畜生，服服贴贴，逆来顺受，任人殴打。有几次小偷小摸被人发现后，几乎没有人再跟他说话，大家都看不起他。不管什么人只要乐意，就可以随便骂他，打他，支使他，侮辱他，好象对待普罗什卡就该如此，否则便无法理解。而普罗什卡好象也习惯了这种丧家犬般的恶劣处境，因此从不奢望得到别样待遇，对这种囚徒似的生活看来已安之若素，在船上除了吃饱

喝足，就是训练一个小猪崽做各种动作为嬉，一上岸就喝得酩酊大醉，找女人厮混。他喜欢寻花问柳，最后一分钱也都花在女人身上，大概也是为了女人才偷同伴们的钱，根本不考虑被人拿获时受到的严厉惩罚。他始终是一个“打扫厕所的”——再没有担任过别的职务，同时他还属后甲板人员，干的全是体力活，不需要任何技术。在这里他也没少受罪，因为他和别人一起拉缆索，总是不使劲，就象一匹耍滑偷懒的马，只是装装样子象真的在拉车。

“呸……不要脸的懒鬼！”后甲板的一个军士一面骂，一面说要收拾收拾他。

确实把他给“收拾”了。

4

普罗什卡钻到小汽艇下面正睡得香甜，在睡梦中毫无表情地微笑着。猛的一脚，他被踢醒了。他刚想往里钻钻躲过这一脚，但接着又是一脚，这时普罗什卡才恍然大悟：这是找他，他必须从这个安乐窝里爬出来。他爬出来站直身子，用迟钝的目光望着伊格纳托夫那杀气腾腾的脸，仿佛在等待再挨几下。

“跟我来！”伊格纳托夫强忍着说，真想马上揍他一顿。

普罗什卡顺从地，象一条犯了过错的狗，懒洋洋、慢腾腾地迈着方步，鸭子似地左右摇摆着跟在伊格纳托夫身后走了。

这人三十开外，肌肉松弛，笨手笨脚，身材难看，躯体上下不相称，两条腿既短且弯，象裁缝的腿（当兵前他在

地主家当过裁缝)。他面孔浮肿,脸色如土,鼻子又宽又扁,两个大扇风耳朵,露在帽子下面,样子显得丑陋衰老。稀稀拉拉的几根淡色眉毛,一双小眼睛灰溜溜的没有生气,露出一付唯唯诺诺满不在乎的表情,这是受苛待的人常有的一种表情,同时还夹杂着某种狡黠的神情。他笨手笨脚,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水兵姿态,一切都显得邋里邋遢——一句话,普罗什卡的外表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

普罗什卡跟在伊格纳托夫身后一走进水兵围坐的圈子里大家都不吱声了。水兵们围得更紧了,大家的眼睛都盯在小偷身上。

伊格纳托夫挥手一抡揍了普罗什卡一记耳光,权且当做审讯的开场吧。

这一巴掌打得非常突然。普罗什卡略微晃了晃,一声没响地挨了这个嘴巴。只是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呆滞,更加恐惧。

“你先好好问问,呆会儿打也来得及!”拉夫连基依奇生气地说。

“这是先给他的定钱,这个混蛋!”伊格纳托夫说,接着问普罗什卡:“你说,混蛋,你是不是偷了我箱子里的金币?”

一听这话,普罗什卡那张没有表情的脸顿时精神起来。仿佛他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恐惧地向一张张正严厉色、充满敌意的面孔扫了一眼,突然脸色煞白,浑身缩成一团。莫名的恐惧使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

这骤然的变化更使大家深信不疑,钱就是普罗什卡偷的。

普罗什卡垂下眼睛,没有吱声。

“钱在哪儿？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说！”

伊格纳托夫继续审问道。

“我没拿你的钱！”普罗什卡低声回答。

伊格纳托夫勃然大怒。

“好啊，你瞧着吧……要是你不把钱老老实实还给我，我非把你打死不可！”伊格纳托夫说时凶相毕露，毫不含糊，普罗什卡不由得直往后退。

周围响起一片不友好的声音。

“最好还是承认了吧，畜生！”

“别抵赖了，普罗什卡！”

“你还是乖乖地拿出来的好！”

普罗什卡见大家都反对他，于是抬起头，摘下帽子，冲着大伙儿就象一个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人，无可奈何地喊道：

“弟兄们，老天在上！我对天发誓！天打五雷轰！你们怎么收拾我都行，可是钱我没有拿！”

普罗什卡的话大概使一些人对这事产生了怀疑。

但是伊格纳托夫没有让这影响进一步扩大，急忙说道：

“别撒谎，混蛋……你别把老天爷挂在嘴边！你那回偷库兹明口袋里的法朗，不是也死不承认吗？还记得吧？偷了列万契耶夫的衬衫，不是也发过誓吗？你这不要脸的人发誓，一钱不值……”

普罗什卡又低下了脑袋。

“我说，你还是赶快承认吧。快说，我的钱在哪儿？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在那儿来回转游……你这个丧天良的，大家都在休息，你到甲板上干什么去了？”伊格纳托夫步步紧逼。

“随便走走……”